

「渭城朝雨邑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！」詩人王維口中的陽關，就是今日位於甘肅省的邊陲。昔日，西出陽關，就是外族地區，而在這蒼茫無際的沙州上，曾經承載了不少生離死別。時移世易，陽關已不是中國的邊陲，今日甘肅，是漢民聚居的地方。

歷史源遠流長的甘肅，是一個多民族雜居大省。遠自商代，已有氏族部落居住；周文王時已將境域擴到密（今平涼市靈台縣）。西周時，秦人祖先在省東部（今天水地區）以游牧為業。其後不同的朝代在甘肅省設郡的數目，日益加增。與此同時，甘肅在東西貿易活動中，舉足輕重，古絲路上的重鎮，甘肅佔了四個，分別是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。而平涼、天水、隴西、會寧等地區，也是西北商旅路線的必經之地。甘肅，曾幾何時，有其漫長的輝煌繁華的歲月。

甘肅全省地形狹長，從東至西長達 1655 公里，南北寬 530 公里。在東部的草原，你可以看到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！」這美麗迷人的圖畫；在西邊一望無際的戈壁和沙漠上，你又可以體會王維「大漠孤煙直」的蒼涼。在這地勢懸殊的土地上，聚居了不少民族，除了佔大多數的漢族外，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是回族、東鄉族、保安族、撒拉族、阿克塞哈薩克族等，約有 160 多萬人；信仰喇嘛教的藏族、蒙古族、裕固族等，約有 80 多萬人；信仰由藏傳佛教、漢族民間宗教和薩滿教混合的土族，還有滿族……等。所以，當你觀看地圖時，除了可以看到兩個方圓比較大的自治州（臨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）外，你還會見到八個自治縣（阿克塞哈薩克族、肅北蒙古族、肅南裕固族、天祝藏族、門源回族、張家川回族、東鄉回族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）。

因著甘肅悠長的歷史，以及各民族自有的文化、習俗和信仰，形成了甘肅外表古樸，內涵豐腴。這裡有豐富的宗教和文化遺產，包括考古發掘出土的大地灣文化；數量過千的佛教大小石窟（如廣為人知的敦煌莫高窟和鮮為人知的榆林窟、麥積山石窟）、天水伏羲廟、喇嘛教六大學府之一的夏河拉卜楞寺（號稱小西藏）、天下道教第一山的平涼崆峒山、天下第一雄關的嘉峪關、玉門關和陽關；還有慶陽剪紙、香包、中國四大墨硯的洮硯、蘭州的手刻葫蘆、琳瑯滿目的仿古陶器、皮影戲等藝術。而各民族也有其特有的習俗和節慶，藏族的香浪節、曬佛節、拉卜楞大法會；裕固族的太平鼓舞，又或者是伏羲文化節等，讓這古樸之地，溫情洋溢。

旱地上的堅毅百姓

甘肅省面積祇有 44.44 萬平方公里，山地多，平地少（78%為山地和丘陵，

22%為平原及河谷川地)，其中 42%是屬於沙漠、戈壁、高寒石山、裸岩、低洼鹽鹼和沼澤。旱地佔可用的耕 80%；此外大部份地區被黃土覆蓋，水土流失嚴重，水份蒸發量又大於降雨量，農民生計更加雪上加霜。

降雨少、水土流失、夏天日照時間長、冬天嚴寒，大大限制了農作業的發展。乾旱是甘肅省最主要的氣象災害，年年小旱，數年一大旱；與此同時，每逢收割時期，冰雹、乾熱風災、暴雨、霜凍等，接踵而來。由於大部份農地都遠離水源，農民祇能天天看天，盼著天賜雨水。旱死的小麥、龜裂的土地，彷彿在訴說：「不要對這片受詛咒的土地心存希望。」然而，卻是在這片絕望的旱地上，住著無數的農民；他們雖然在希望與絕望間苦苦掙扎，但仍然守著這片地土。他們默默耕耘，甘心接受與努力不成正比的收穫，那怕是啃著重發霉的包子，或是空著肚皮，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。

他們堅毅不屈，淳樸敦厚，努力做好自己的本份，不會怨天尤人。過去幾年，本會在他們中間建學校、水渠，資助他們的小孩子讀書，雖然他們不會說很多話表達謝意，但往往，羞澀的笑臉上淚眼盈眶，就是一張張無言感激的臉容。在這片絕望的地土上，農民脫貧的希望，祇能寄望下一代完成學業，或學習一技之長，離開農村，到繁華的市鎮打工。因此，無論生活如何捉襟見肘，又或者借債台高築，他們都堅持讓子女完成學業。

### 無依孤寡的等待

在這些貧困的農村，還有一群無依無靠的孤寡，很需要外界的支援。筆者這幾年接觸的家庭中，有些孩子與爺孃相依為命，有些父或母亡故或離家不顧。其中一個觸動筆者的片段，是一個讀小學的女孩子，孤身來見我們，後來我們到她的住處，才了解她母親亡故，父親在牢獄，她祇能棲身在一個人家不住的小破房裡，除了一張床，甚麼也沒有；她的飲食祇靠好心鄰居們的接濟。我們對她的支援不多，但足夠她繼續學業。

一位高中男生，哥哥因工傷意外死亡，留下妻子和襁褓中的兒子。父母沒能陪伴這男生與我們面談，因忙著送大兒子的屍體回老家。父親為了還債，遠赴新疆打工，現在，大兒子亡故，要肩負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擔。我問這個男生，他有甚麼願望，他帶著淚光對我說：「祇希望可以留在這學校讀書，過去數年，已轉校數次，這裡的老師和校長對我很好。」一個十來歲的小伙子，隨著窮困家人顛沛流離，現在稍稍安定，惟一的希望就是努力完成學業，分擔父親的重擔。一個心靈沉鬱的小伙子，正預支成人世界的苦難！

有時，當筆者置身在他們世界中，他們安然接受自身處境，反而令筆者無地

自容。筆者不得不承認，他們才是這世界上的強者，因為他們能在這惡劣的環境中，無怨無恨，安守本份地盡力活著。能不給他們施予援手嗎？

### 奔走山嶺間的學子

數年前筆者坐車回蘭州的路上，車子在山巒間前行，時值深秋黃昏，常常看到一個個小身影在山間孤獨前行，無知的筆者心裡疑問：「快天黑了，這些小孩還在外頭游盪，何時才倦鳥知返呢？」後來了解多了，才知道這些被誤會為頑皮的小孩，每天不辭勞苦地往返步行兩個小時，那怕夏天暴曬，冬風凜冽，為的是可以繼續學業。再了解多一點，筆者有機會進入農村的學校，看到危房下的學子們寒窗苦讀（零下 10-20 多度，室內祇靠兩個爐子取暖），一個個小身軀瑟縮在單薄的棉襖裡，閃亮著他們好奇的小眼睛。

農村學校多在 70-80 年代間建設，因著經濟問題，祇能建造簡陋而不顧安全規格的校舍。長年的風吹日曬，加上水土流失，很多校舍都出現牆裂和地陷。另一方面，由於資源嚴重匱乏，一所小學要服務方圓數公哩的村莊，一個課室擠滿五六十個學生，又或者是兩個班別同時共用一個課室和一個老師，比比皆是。情況更嚴重的，是初中學校。就以最近筆者考察的一所九年制學校為例，這所學校是全鎮唯一一所設有初中三年班級的學校，要服務方圓十公哩的家庭。由於教室有限，擠迫的課室解決不了問題，結果部份學生要到其他鎮縣就讀。黑暗的環境、破裂的牆壁、殘舊的桌椅，彷彿就是這些農村學校的代名詞。過去數年，本會在他們中間修建幾所的學校，相對於龐大的需要，祇是杯水車薪，雖然這樣，看見孩子們帶著燦爛的笑容，坐在光亮整潔的課室上課，這就是對我們愛心行動的最好回饋。

奔走於山嶺間的孤獨身影，除了莘莘學子外，還有不問耕耘的老師們。農村學校的老師們，某程度上是被遺忘的一群，也是筆者最敬佩的一群。他們願意守著破落的教室，不嫌棄微薄的工資，盡心地教導學生，忘我貫徹和演譯教師的人生理想。每次，當我們到他們中間為學生交學費時，他們臉上總掛著感激的笑容；因為，我們的支援，在對他們說：「你們沒有被遺忘！」

### 鬧市中的邊緣人

繁華的鬧市、商品琳瑯滿目的步行街、品牌店舖和食市，讓人容易誤以為，這裡一切皆美好。繁華背後，下崗職工和民工，是鬧市的邊緣人。他們的處境，有時比農民還糟糕。農民還可以守著他們貧瘠的土地，下崗職工們沒有一技之長，年近半百，能夠再就業的機會近乎零。他們靠著或有或無的微薄下崗工資，承受著城市的高消費生活指數，唯有節衣縮食。在供暖的日子，因為無力繳交供

暖費，祇有在家中燒煤取暖。

另一種邊緣人是城市中無戶籍的民工，他們家徒四壁，三餐不繼。因為沒有戶籍，孩子們就學成爲一個大難題。若要孩子就學，他們必須交付高昂的借讀費；所以部份民工的孩子成爲街童。有些志願人士，爲民工孩子組織了義學，自費租用胡同裡的小房子作校舍，但人力或財力有限，舉步維艱。

還有比這些更震撼人心的場面嗎？紙醉金迷、舞榭歌台的背後，一張張無力的臉容，掙扎求存。他們的存在，正正告訴我們，在天父的世界裡，還有很多我們需要關心和服侍的人群。

### 繁華背後的寂寞人

城市人沒有貧困問題，別以爲他們的日子會好過一點。在筆者輔導的個案中，有婚姻中出軌的中年婦人、有丈夫包二奶的絕望婦人、有丈夫坐牢的年輕母親、有相處不和而動武的夫妻、有無法理解孩子反叛問題的家長、有難耐孤單而與陌生人發生一夜情的單身女士、有爲逃稅問題掙扎的生意人、也有自我價值低的自卑者。曾經有一位主日學老師拿著學生的畫來找筆者，畫中祇見父親被描繪成魔鬼，畫中的事物讓人看了心緒不靈。老師不知所措，也未能理解小孩子繪畫時的心靈世界，筆者建議這位主日學老師嘗試感受一下小孩內裡的憤怒、恐懼和不安，並到孩子的家進行家訪。

筆者不是心理輔導專業人員，但往往這些憂傷者來到筆者面前，看著他們背負者沉重的包袱蹣跚前行，筆者會向主祈求：給我力量，陪他／她走過這段艱難的路。

### 愛心支援，影響生命

本會在蘭州的福利工作，都是與當地教會合作進行的。數年來我們在當地所作的愛心行動，不但讓在貧困地區的老百姓受惠，也讓付出愛心的教會，得到接納和肯定。愛，是可以影響生命的。在兩地教會的努力下，當地的義工也受感染。有一位弟兄，與我們一起到農村約見申請資助的學生家庭，城市長大的他，耳聞目睹受苦者的真實生活，他的心被觸動了。他向筆者訴說：「我從來都不知道，在甘肅，有人可以這般貧窮地生活。我覺得我們所作的很有意義，我願意關心和愛他們。」我見他耐心地聽學生家長傾訴，與他們一起流淚，給他們鼓勵和擁抱。愛，是可以影響生命的。

### 一個前線者的心聲

過去幾年，筆者常常心存感恩；如果沒有本會對西北地區的愛和支援，成爲筆者最大的後盾，縱使筆者有悲天憫人的情懷，也祇能望洋興嘆。甘肅，有深厚的歷史和文化，有淳樸可愛的老百姓和學生；還有，天父給更多的機會，兩地教會建立起來的情誼、愛心的明證。